DOI:10.13288/j.11-2166/r.1986.08.032

足抽掣，难以安眠，甚以为苦。诊脉弦细数，舌红无苔。此"阴血虚生风"证悉俱，初诊时拘于"血虚生风者忌服"全蝎之训，拟养阴增液、柔肝舒筋法，方用羚角钩藤汤化裁：玄参10克，钩藤12克(后下)，生地12克，白芍12克，甘草5克，云苓10克，淡竹茹10克，桑枝15克，木瓜9克，玉竹10克，石斛10克，丹参12克，石菖蒲9克，僵蚕9克。服药20剂，手足抽掣依然如故。思全蝎熄风镇痉之力专，以原方加全蝎3克同煎，5剂手足抽掣止而它无不适。后调治三月，患者可下床活动。一药之微，耐人寻味。

笔者以为，全蝎煎汤用，勿过量，且有大队补益药配伍，故对某些老年痹证、中风等顽症痼疾，用之无妨。若研末生用，单味服用者，另当别论。

武汉市汉阳区第一医院　张觉人

"淡附于甘"质疑

"淡附于甘"一语，最早见于元·王好古所撰《汤液本草》，曰："味有五，气有四。……本草五味不言淡……何也？淡附于甘"。本人对此提出异议。

文献直接记载甘味者，以《书经》为最早；淡味则最早见于《内经》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云，"辛甘发散"，"淡味渗泄"。张元素在《珍珠囊》中记载，"甘能缓急调中"，"淡能利窍"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明确指出："甘缓、酸收、苦燥、辛散、咸软、淡渗，五味之本性，一定而不变也。"吴仪洛《本草从新》中说，"甘者，能补能和能缓"；"淡者，能利窍能渗泄"。从以上医家论述中，尚看不出淡味与甘味有何联系。

元代以前，本草书在述及药物之味时，为了与五行相对应，均总称五味，实则六味，"淡"无去处，有诸多不便。身处金元学术争鸣时期的王好古，大胆设想，首倡"淡附于甘"，使"淡"有所归，虽对当时用五行学说整理五味理论起过一定促进作用，但此举未免缺乏立论依据。

对中药理论问题的研究，必须以疗效为基础。众所周知，甘味者，其作用是补益、和中、缓急。如党参(甘，平)之补益中气，熟地(甘，微温)之养血滋阴，大枣(甘，温)之调和药性，甘草(甘，平)之缓急止痛；淡味者，其作用是渗湿、利尿。如玉米须(淡，平)、合子草(淡，凉)之利水消肿，铁线草(淡，微寒)之利湿清热，狗尾草(淡，平)之利湿退黄通淋等等。据现代研究报道，味甘的补益药多能增强人体免疫力，味淡的渗湿利水药多具显著的利尿之功。显而易见，淡味与甘味的作用有原则区别。"淡附于甘"是牵强附会的。

相附的两种事物之间，本质应近似，或有某种内在联系。淡味与甘味的作用大相径庭。

笔者认为，作为一种中药理论，"淡附于甘"此说不能成立。

河南省濮阳市卫生学校　潘登善

"凡十一藏取决于胆"辨

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言"凡十一藏取决于胆"。对此，历来注家见解不一。近年多有专文发表，故本文不再详述。然诸家多囿于"取决于胆"，不免牵强之意，笔者未敢苟同。

余认为"凡十一藏取决于胆"并未含曲奥难解之意，"十一"乃"土"之误。其据：

一、古代书刊多是竖排，加之或由抄写不工，或由年久磨蚀裂纹，极易分一字为两，将土误为"十一"。象如此上下结构组成的汉字，在古籍中被误校者，并非罕见，如《战国策·赵策四》中的"触龙言说赵太后"，曾很长时期被误为"触詹说赵太后"，直至1973年才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《战国策》中得以校正。王冰也曾明确指出："三坟之经，俗久沦坠，人少披习，字多传写误。"

二、本文中"凡"以上所述脏腑只有十个，亦有曰："十一"之内包括胆本身，这尤令人费解。胆怎样取决于自身？那么，"取决于胆"的是什么？这要从胆的功能上去探求。《灵枢·本输篇》云："胆者，中精之府。"赵献可《医贯》曰："饮食入胃，犹水谷在釜中，非火不熟，脾能化食，全赖少阳相火之无形者。"张锡纯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亦说："为其寄生相火也，可借火以生土，脾胃之饮食更赖其腐熟。"由于可知，胆内藏"精汁"，寄寓相火，作用于土脏脾胃，能助消化。

三、但言土脏取决于胆，这就消除了胆冠脏腑之首，于心"君"相忤之疑，避免了中医藏象理论中的混乱，使经义尽合，礼仪不乖。从文章整个结构上看，于上句"通于土气"亦一脉相承，前后呼应，顺理成章。

另外，如此解释尚能具体地体现出"取决于胆"在临床实践中的意义。在生理上，如果肝胆疏泄及胆汁的分泌排泄正常，则饮食水谷的消化、吸收、排泄亦多正常。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云："土得木而达。"在病理上，如果肝胆疏泄及胆汁的分泌排泄失常，则极易出现消化系统疾患。可见，饮食水谷的消化、吸收与排泄一刻也离不开肝胆疏泄之协助。

据上，余意"凡十一藏取决于胆"应为"凡土藏取决于胆"。

河南省鹿邑县卫生学校　李　涛

(C)1994-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